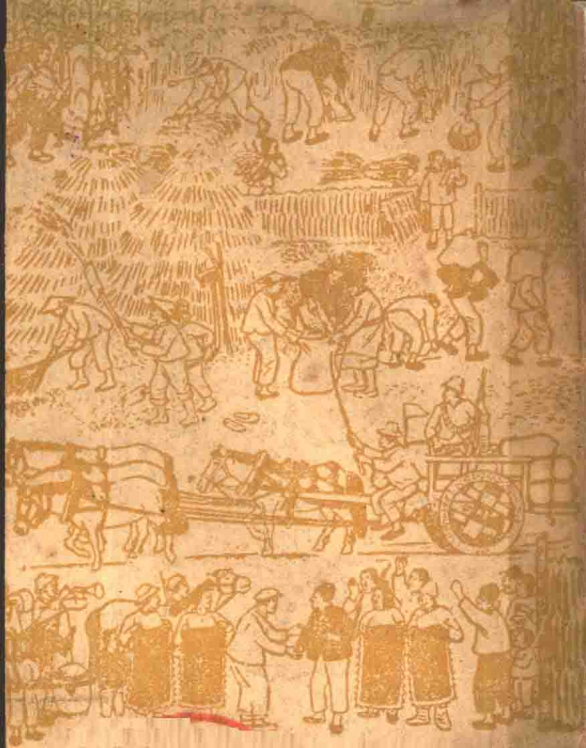


解放區印象記



新中國現勢叢書

楊志編

聯合編譯社印行



目次

一個美國人跑到解放區·····	(一)
從延安到哈爾濱·····	(七)
北平的新景氣·····	(十五)
解放後的天津·····	(二十五)
東北解放前後·····	(廿一)
哈爾濱的繁榮·····	(廿五)
中原行腳見聞·····	(廿八)
豫皖邊區觀光記·····	(卅二)

一個美國人跑到解放區

舒曼

編者按：舒曼（Julian Schuman）是一個年青的美國人，來自金元王國繁華的東部，愛好中國文化，去年夏天，才到上海，和沙博里（另一個美國朋友，和鳳子結婚後到解放區去度蜜月）是好朋友，舒曼認識些中國字，會講幾句中國話，在上海大陸報當本市版編輯，又任芝加哥太陽時報和美國廣播公司的駐滬通訊員，工作相當忙碌，但他非常熱忱從事自己的工作。最近他到解放區走了一次，下面是他的報導。

從上海出發

以直線或飛機航程計算，共區距離上海只有一百二十里之遙。然而，由於空運只限於國民黨區的若干大城市，普通人民要想到長江以北共軍佔領的任何城市去就不得不靠火車、小輪、丁式福特、人力車以及步行的聯運了。

紐約郵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特派員馬丁（Robert Martin）和我於一月十一日早晨七時半乘京滬快車離開上海。大約四個半鐘頭以後我們是在長江南岸的鎮江了。我們直接的目的地是大约距長江北岸二十里的泰州（泰縣）城。泰州仍在政府控制之下（譯者按：國民黨軍現已撤出泰州）雖然郊外的許多地方是在共黨「新四軍」手裏。我們坐人力車到碼頭，不多久就在一艘小輪船上向北航行了。

下午一點鐘左右我們一個一個小市鎮六圩上岸。從這裏，旅客或則僱入一輛擠滿了人的，東倒西歪的公共汽車前往十里外的揚州，或則多付點錢走上五六輛舊式福特與道奇之一而得到一點安靜，這幾輛車子排在那裏等候比較幸運的客人。我們的司機說，公共汽車不是開到泰州去的，我們只好停下來等車子。六圩到泰州約三十五哩路程，路經揚州時在城外停留十分鐘之久。

到泰州

將近薄暮時分我們到了泰州，坐人力車到美國長老會在華教會的羅伯特。李在遜家裏去，他曾邀請我們跟他住在一起。

泰州城的四面八方都是「新四軍」，事實上是：只要他們需要，共軍隨時可以加以佔領。泰州在長江以北不足二十哩，位於蘇北最肥沃的一塊土地上，它担任了從遙遠的農村與上海這樣的都市源源輸入蘇北的貨物的一個貿易站。

共軍佔有不到十五哩外的許多較小的市鎮，但泰州民間一般的意見認為共軍並不特別急於要進城。據說共軍覺得泰州在國民黨手裏一天，他們就可以繼續獲得江南城市裏來的物資一天。

像許多江南人一樣，這裏的人民厭倦了內戰，公開表示他們希望和平，然而，有一種從容不迫的決定的態度，就是無論有什麼變化，他們都留著不走，等待共軍佔領。近幾天來沒有一個人離開這個城市，有些幾個月前離開的人已經回來了，因為難於找到任何一塊中國的地方，他們可以斷言共軍最後也不會來到。

泰州擠滿了軍隊。這些軍隊屬於五十一師的一部份；五十一師是與不久以前，放火焚燒離此不遠的淮陰的一座美國教會醫院有關的，據說這些現在士氣十分低落的隊伍，由於不斷的霸佔財產，強住民房，是愈來愈叫人民頭痛了。他們被泰州廣大的居民視為可能的土匪的根源。假使情勢惡化，就準備動手搶劫和偷竊了。

與共方貿易

泰州的商人認為與鄰近的共區城市貿易是很自然的。雖然不是官方的，雙方對於任何禁令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出品為每一方面所需要。共方急需棉布，人造絲，麵粉與紙煙調換他們的麥子、粟米、大米、豬肉與政治觀念。最後的一件東西似乎以種種方法滲入城裏。在回答我的他們對於共軍預料中納入城感覺如何的問題時，大部份商人約略表示一個饑餓而充分地表達了，他說：「無所謂。」

馬丁和我與之談話的一個學校教師告訴我們用他的計劃留下去。泰州是他的故鄉，他的事業在這裏，他希望能够繼續他的職業，不管情形如何。他堅持說共軍對農民的政策可以看出已有改變。以前，他說，他們只對最下層的階級感到興趣，而現在他們漸漸對一切的階級關懷了。這一點，他指出，是更合乎中國古代聖人孔、孟的教義的。

留着的美國人

三個美國傳教師選擇了留在泰州。羅伯特、李查遜，他的太太愛格尼絲以及亨利，S. 納爾遜醫師認為他們應當留在城裏，研究在共產黨管理下繼續他們的工作的可能性。他們已經把他們作為志願者的幹部而留下去等共軍進入泰州時與之交涉的目的報告了他們的上級。

李查遜君在中國已經有了廿五年的經驗，華語說得很流利。他是主持泰州的教會活動的，包括城中唯一的醫院，一所擁有學生四百人以上的學校，一個寡婦與婦女難民的縫紉訓練班，還有教堂。李查遜的太太把大部份的精力放在學校和縫紉訓練班上。縫紉班所製的棉布襯衣出售的收入每星期送到城裏十八個飯堂之中的兩個飯堂去。納爾遜醫師在中國已一年，雖然他的太太與孩子都回美國去了，但他自願留下來繼續在醫院工作。這醫院自從去年十一月以來醫治了一千以上的病人。戰爭爆發以後它曾關過門。因為人手的限制，它現在有二十張床位，但納爾遜醫師希望能夠恢復以前的一百張床位。

在泰州的八個美國傳教士裏面，五個人在十一月中旬離開了，這一行動提醒了鄰近一個城市的共軍送一封信給納爾遜醫師，他們在信裏面表示他們在聽到他可能離去時的遺憾。在這封用英文寫的信裏面，共軍說美國政府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他們接着說，他們的政策是保護領事，職員以及服從共黨政府的外僑的財產。他們又說醫院和學校的人員，還有牧師，會得到保護。信的末尾希望納爾遜君願意寫信到幾哩外的一個小市鎮裏給他們，假使他仍舊不了解他們的話。信上的署名是「中國人民軍」。

在覆信裏面，李查遜說他的太太，納爾遜醫師，以及他自己已經決定留下來繼續工作，不管詭據。

權。他的信上有一部份寫道：「我們從不參與政治的任何部份或中國政府。作為在貴國的客人，我們在政治方面是立立的，並且一向遵守我們所居住的地方的法令。」

動身去姜堰

馬丁和我在十二號下午一點鐘離開泰州，我們的地是共軍佔領下的市鎮姜堰，在泰州東北不足十五哩路。我們僱了兩輛人力車，當我們出城門的時候，國民黨軍的崗兵在我們車子後面目送我們。從他們彼此的談話推斷起來，很顯然地，他們是明白我們到那兒去的。路上到處是到泰州來的人，以及從泰州往別處去的人。並沒有記號表示：「你現在走出國民黨軍的界綫」或是「你快到共產黨地區了」。可是，出了泰州大約二哩路，馬丁和我自己兩個人都注意到沿着路左邊過來的電桿和電線不見了。分明我們到了無人地帶。我們離開泰州以後到這時為止，我們只看見兩個兵士，他們是沒有武裝的國民黨軍，沿着路的另一邊向泰州走去。

一個半鐘頭以後我們到達姜堰，一個人口在四萬以上的市鎮。當我們走到崗位面前的時候，坐在路旁茅屋裏的三個着藍制服的「新四軍」士兵一走出茅屋來，通知我們下車。他要知道我們是什麼人，我們什麼到姜堰來的。他問我是否有槍，在向我保證了不會有什麼麻煩以後，他研究了我的自來水筆，並且檢查了我一般的說，他完全沒有想到會看見兩個外國人。我們以後知道：自從珍珠港事變以來，我們是第一個到姜堰來的外國人，而且我們的衣服使崗兵神經過敏，因為我的舊軍褲和「艾森豪威甲克」看起來很像國民黨軍的制服。

姜堰是伸展在蘇北這一部份的揚子江三角洲的一個典型的中國鄉間市鎮。從四郊來的農民把他們的棉花、米、麥、粟、大荳和豬肉帶到鎮上來，再在鎮上的許多小店裏搜購貨物帶回去。除了一所小電力廠之外，姜堰沒有工業，這電力廠的廠主在共軍未到之前跑了，但它現在由一位曾經做過經理的人經營着。「新四軍」曾於十二月六號開進來，兩天之後國民黨軍又回來了，終於在十號又被趕走。

當我們在鎮上的期間，大約從十二號下午五時到第二天大約下午一時我們離開爲止，我們同區長、政委、一位長老會牧師，許多商人以及若干路人談過話。區長和政委都是共產黨員。

姜堰的人民像國民黨軍後方的人民一樣的需要和平。可是，據政委——他二十五歲年紀，一個姜堰本地人，曾經做過六年共產黨游擊隊——說，蔣介石的和平與真正的和平是兩件不同的事，他說中國今天有好些要推翻蔣介石的集團，但是，像民主同盟，除非他們跟共產黨合作，他們就無能爲力。他和區長兩人都強調說，在新近解放的共產黨地區與長期爲共軍佔領的地區之間一定有不同的地方。在老區裏，人民立刻認出國民黨的「和平」是一種陰謀。然而，據他們說，在新區裏像姜堰，許多人還弄不清楚，因爲政治教育進行還不很久。

渡江並不難

區長是姜堰本地人，三十二歲，他說：共軍如不佔領南京，就沒有法子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我們問，他以爲戰事還要打多久，他說大約一年，但認爲渡過長江並不困難。

我們與這些人的談話的值得注意的特點之一是：他們對於美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問題從沒有加以抨擊。他們倒會問過我們這樣的問題：假使將到美國去做寓公的話，美國人民以爲如何，也會要求我們解釋杜魯門爲什麼會在大選中獲勝利。

十三號早晨我們被邀去參加早餐後的商民大會。這個會約有二三百個商民參加。馬丁和我坐在桌子一邊大會主席的旁邊，那兒坐着四位鎮上的長者。直對着我們的是區長和政委。區長致詞介紹了我們，他稱我們爲國際友人，並且說我們是來解放區觀光的美國兩家進步報紙的代表，之後，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可以向任何人詢問有關的問題。

顯然地，在姜堰這樣的鎮市裏的商人以爲他們的處境要比以前好多了。然而，沒有人要說這是因爲這個鎮市已經解放，而甯可說是因爲附近沒有戰事，供應品可以進出，農民可以經常把農產品帶到鎮上

來的緣故。一個木料商人，他在共軍來到以前曾經去過南京，共軍來了之後又回來的，他說他的生意現在比較好了，因為以前國民黨軍的兵士老是強取木料。沒有一個商人想掩飾這一件事實，即是跟國民黨區進行的生意很是興隆。事實上，有價值大約六十至一百美金的米，共軍就可以得到一枝美國造的步槍了。大部份的生意都是以物物交換的方式完成的。在姜堰本鎮上，共軍使用他們自己的貨幣（華中銀行），這種貨幣大約二十元兌一元金圓券。

良好的關係

鎮上的中國傳教師說：傳教工作進行一如往日，不受打擾。他說他有四十到六十之間的聽講道的人士，比以前稍微少一點，但這是因為有些人已經在共軍來到之前離開鎮上的緣故。他與當地官員的關係似乎很良好，他們每一次與我們談話總有他參加，另外還有一兩位最重要的商人。

從姜堰的情形（一般認為這是很膚淺的觀察）判斷起來，似乎有一個好的機會，即共軍的軍事成就已經超過他們的預期如此之遠以致他們對於比較不重要的地方不能給以太多的注意。牆上沒有標語，雖然我們看見國民黨軍的標語圖畫用黑色的顏料塗去了，政委承認人民的政治教育還沒有太大的進步。在這短教時期中所獲得的一個表面的印象是：除了兵士的稀少以外，其餘都和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小鎮市差不多。全部時間裏我們大約只看到十個兵士。另一個直接的印象是人民的友愛，還有他們對外國人的好奇，以及我們在鎮上的全部談話與散步當中的完全沒有反美情緒。

我們循着前一天走過的原路回去，大約在我們離開泰州三十小時之後，我們又回到泰州城裏了。曾經把我們拉到共軍佔領了的姜堰的同一輛人力車把我們拉回國民黨區泰州，當我們走向李查遜家去的時候，狹窄的街道上的人們交頭接耳的議論着這兩個到姜堰去過又從姜堰回來的美國人。我們聽見一個被弄得莫明其妙的旁觀者說道：「他們既不怕鬼也不怕共產黨。」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動身到六圩，鎮江和上海去，一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九點半鐘，在我們離開上海三天半多一點以後，我們又回到上海了。（胡光特譯）

從延安到哈爾濱（一個蘇聯記者的解放區旅行記）

A·史特羅岡諾夫

陝北——中國人的希望

「陝北」這個名字，對中國人而言，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許多年來，陝北是中國解放運動的心和腦。它是抗日戰爭的主要中心，全國各地民主力量的輻射點，中國愛國人士的希望。

陝北是詩歌的源泉，歌唱着被人民呼作毛澤東毛主席如何領導着窮人們前進，使他們一齊翻身。這歌，現在唱遍了全中國。

當抗日戰爭還在最高潮的時候，這裏的人民，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開始實踐了一條偉大的主義——「耕者有其田」。

這裏，人與人之間已開始了一種新的，在中國是空前未有的關係：集體勞動，勞動競爭，合作互助，變工。封建殘餘開始從人民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上消滅了，從人民的遠景上消滅了。

一九四八年，晉綏邊區歉收。大家可以很容易想像這一區域裏的人民命運，假使他們還在反動統治者的支配之下。實在例子是：當幾年前大旱降于河南的時候，幾千百萬的人民死于飢餓；多少城鎮和鄉村成了廢墟，多少飢餓的乞丐羣擠塞在道路上。

解放了的土地

然而，很幸運地，反動派不能再決定陝北人民的命運了。民主政府及時給予人民以食物的正常供應和其他必需的物品。人民解放運動的領袖發出了號召，而山東，河北的人民以大量的食物運動送來響應號召——這在中國歷史上又是空前未有的。

「我們知道」：山東農民寫道：「我們的援助將到達要它的人們的手裏，而決不給那些把自己的富有建築在人們的受苦的人。」

多少世紀以來，變化無常的黃河帶給了它兩岸的居民以說不盡，訴不完的苦難。一九四八年，成千成百的人民從山東解放區出來修築堤壩。他們冒着塗了國民黨標記的美國飛機的掃射下工作着，遏阻了風暴中崩裂的部分，建立新型的堤岸和運河。

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勞動熱情，這樣偉大的羣衆組織，這樣真實的集體努力。

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年的五年中，國民黨政府施行灌溉和建設，完成的範圍是二九五、四〇〇平方英尺，這個數目只有解放區人民在一九四八年五個月完成的百分之二一·七。黃河工程挽救了六〇、〇〇〇海克泰爾（法國度量，即一公頃）的可驚地肥沃的土地，年可兩熟。

一九四八年夏，華北兩大解放區連成一個解放區，在這片疆域上建立了華北人民聯合政府。這是最具有最偉大的政治意義的大事。

八月七日，董必武被選爲新政府主席。他在華北人民代表大會上宣稱：

「我們的議會是一個代表解放區的革命，人民的新勢力的議會……」

「我們的人民議會的成立是由於下列兩個條件：第一，我們在華北解放區解決了土地問題。封建地主階級消滅了，人民完全翻了身……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們的軍隊在解放戰爭中的不斷勝利和前進，把革命戰爭推向國民黨統治區域……」。

昨天和今天

「咱姓劉」，一個年長的農民告訴記者道：「咱跟爹和爺爺一樣，咱也生在劉家莊子——所以你就知道咱的姓氏是這樣來的。咱村裏所有的人都姓劉。早前，咱村裏的頭家是個有錢的姓劉的人。咱們所有的人多欠他一身的債。每個人都叫他咱們的「恩人」。」

「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對的話，怕他不肯借錢……而今，咱村裏的頭家也是個姓劉的——他可是不同的，他是貧農會的主席。政府的法律說「貧農會的委員都是該鄉土地改革的合法執行人。」這麼說咱們

姓劉的纔真是當了家。」

去夏，魯迅藝術院演出了一個新的歌劇——「火」，是一個青年劇作者胡林（Hu Lin 譯音）和作曲家劉志（Liu Chi 譯音）合力創作的。

這個歌劇真實地反映了東北鄉下在完成土地改革時期中的階級鬥爭，在解放區受到了廣大的歡迎。報紙，雜誌上出現了大量觀衆的信件，描寫它在他們身上喚起的思想和感情。

「我似乎再一次地聞到了不久前蔓延在我們土地上的大火의 濃煙」，一個叫金明（Ching Ming）的寫道：「今天，這所有的一切都已變成歷史了。慘淡窮苦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了。只有在書本上，舞台上，我們纔又看到了它。僅僅二三年的時間，在這中間，我們逐出了日本人，清算了漢奸，永遠地，從根鏟除了奴隸制度。」

奔向陝北

以各種各樣的方法，從各種樣的道路，人民從國民黨區奔向陝北。有些來參加人民解放軍。有些希望以他們的能力和知識致力於爲解放區人民服務。這些都是酷愛他們祖國的人們，渴望看見祖國的團結，自由和繁榮的人們。

去年春天，中國卓越的職工聯領袖到達了東北解放區，他就是朱學範。下面是他把蔣管區和解放區比較後，對東北東部的解放區的描述：

「我在呂家縣（Lüchiasien 譯音，屬Shuanho District, Suifu County）住了十天。我親眼看見了新的鄉村，看見了過去卑賤屈膝的農民現在是昂然直立起來了。每一個農民都有了他自己的土地和住宅，糧食和家畜。我在每一處地方，都看見了新政權——貧雇農所選出來的貧農會。」

「我會和一個村農會主席，王有田談過話。我們討論到他工作的困難——需要在很短時間內到達每一地方，但只靠兩條腿去跑。」

「但他絕不告訴苦。相反的，他是一百二十分的感到快樂，正如人民常常喜歡說的，「現在再沒有地主，再沒有人來剝削我們了」，他說「我們正在爲我們自己工作。所以工作得再苦一點也是值得的。」當然，困難多得很，也許最大的困難是農具和牲畜的缺乏。有一張民主報紙刊載了一些關於東北分地的有趣的數字。

在日本人統治下，百分之一的人口——地主和富農——佔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佔壓倒多數的人口沒有土地。後來共產黨來實行土地改革了，一九四八年春天完成了改革。這張報紙上登載的數字僅包括九省中的四省。

在這四省（松江，黑龍江，嫩江，合江）中，五百萬以上的農民，過去只佔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現在已獲得土地總數達六千萬畝和四〇八、〇〇〇頭以上的家畜。

被開墾的土地增加了，被日本統治者和中國地主所棄而不耕的廣大土地已回到勞動農民的手裏了。

處女地翻了身

一九四八年春，東北八省中，播種了一一、三六〇、〇〇〇垧的土地，開墾了六〇〇、〇〇〇垧的處女地。

凡見過國民黨區的經濟紊亂，飢餓的人民羣，對於解放區人民迅速恢復其被日本人在投降前所破壞的工業，任何人不能不爲他們的能力和熱情所感動的了。

這樣，在牡丹江（Mudanjiang）市長張敬祖（譯音）的邀請下，朱學範參觀了城裏的一個大工場，兩年以前，有位美國專家來看這個工場，有人問他這工場什麼時候可修復，他的回答是還是建一座新工場更容易些。

然而，當工人們聽到這個回答時，只是大笑了一陣。在美國專家參觀後三個月，工人們已把這工場修復而且完全開工了。

朱學範特別覺得有趣的是煤礦裏的情形；因為在工業生產上燃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他參觀了一個煤區，發現目前的生產上超過日本時代所保持的水準百分之四十。

但是，礦區曾被日本人澈底地破壞過的。有一個工場，連石頭都不留一塊。工人們建立起一個新工場，裝置了必需的機件設備，從廢銅爛鐵和破損的機件堆中一部分的收集攆來，而且，在必要時，他們自己創造新的機件。所有的礦區設備，絲毫沒外來的援助之下修復了。而且，這個工場還製造供別的礦場用的礦火。

「我知道國民黨礦區的情形」，朱學範說，「在那裏，憲兵多於礦工。每個人都被監視中。那不是工作，都是犯罪的勞役。而這裏，工人們相互競爭着完成計劃，高度生產。『咱要生產更多煤，勝利就更快，大家也就能快快的吃到滿碗滿碗的飯。』」

「工人們說，礦場是咱們的家，職工聯是咱們的學校」。

一位女教師

我參加了一個小地區的慶祝東北解放紀念羣衆大會。這是一個炙熱的秋天。一個清潔的廣場上，美鹽地鋪陳着紙花，大會就在那裏舉行。在一輛貼滿了標語口號的無蓬卡車上，站着一個穿黑色外衣和長棉褲的女孩子，她正在演說。

她似乎拙於口才，然而，她實在更像和圍着她的人民羣衆在作親切的對話。有時她問他們一些問題，有時她回答他們一些問題。她的話含著着出色的笑話和警語。例如：

「老×的美國主子——某些將軍之流——來遊歷了。他問老×『我們的槍炮那裏去了？』老×找不到一句話回答。這個笨瓜！他爲什麼不說：美國將軍，到哈爾濱去走走，它們就在那裏啊！在作戰利品讓大家看呢！」

羣衆滿場哄笑起來了。

她繼續技巧地揭穿了美國的宣傳，告訴聽衆反動派如何發動剿民戰爭，解放軍的勝利如何如何。他描述了世界上反民主力量的反動派如何虛弱。羣衆摒息聽着她的話。

過後，在另一場合我又遇見她了。有天晚上在婦女聯合會總部裏，我們發現她坐在一羣中年婦人中間。在每一個婦人的懷抱裏放着一本成人初級讀本。她們正在讀書。

她的一頁生活史

課後，我們被介紹和這位女教師，郭華（譯音）認識。她臉紅了而且垂下了眼。她邀我們吃茶，抱歉說她沒有比花生更好的東西招待我們。

「那麼你是一個教師」？我問她。

「是，但是也不是。我姑且說是的。我以前在延安學習，現在我正在把我所知道的給那些需要它的人們。但我實在的工作是在婦聯，我是婦聯的副主席。」

在我們的請求下，郭華告訴了我們她生活的歷史。

她的父親是一個教員，在北平被日本炸死的，那時她還只十歲。郭華和她母親在飢餓的，太陽煎炙着的，被戰爭毀壞的土地上到處流浪，直到最後她在邊區一個小村裏避下來了。

這裏，郭華在一家紡織合作社裏找到了工作。接着進入夜校。郭華參加了共產黨，在八路軍裏作戰。一九四六年初，她和一羣婦女被送到東北解放區組織婦女運動。她對她工作非常感到興趣。她住的地方；就在婦聯總部裏。

她工作中的主要困難是由於婦女在中國農民家務上的屈弱地位。

「家庭常常禁止婦女加入婦聯社，有時候是婦女本身脫離公共活動。但這現在已少見了。主要是丈夫把她們關在家裏。有時候，我們要對丈夫們做更多的宣傳工作。」

中國的民主正在堅苦的戰爭中進行，爲自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的犧牲。而這將使新中國更爲莊嚴，因爲它完全是從人民爲自由而戰爭的火線中成長起來的。（李常立譯）

北平的新景氣

H. Roth 著

于元譯

當我搭乘飛往中共佔領前的北平的最後一架飛機之前，一個老朋友對我說道：「我趕得上寫另一本『震動世界的十天』的時候呢。」自然，這是指紅輪。李德的描寫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布羅維克黨奪取政權時情形的那本傑作而言。

畢竟，近在目前的中共的勝利必將震動世界，這個勝利顯然已使世界的天秤趨於平衡，鼓勵史達林進行和平攻勢，其意中以爲現在可以談判一種平等的和平了。

然而，事實上，中共控制這個假定中的未來首都的初期却出奇地不戲劇化。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為北平的佔領並不由於內部或外部的攻擊，而由於以一月二十二日的協定爲根據的投降。國軍全部撤退出前，共軍在城郊外按兵不動。一月卅一日，他們才進城，事前並不大吹大擂。北平事件有一特點：就是中國政權的易手，雖與法國革命或蘇聯革命一樣是革命的，但發動者不是武裝的市民，而是會由二十二年戰鬥鍛鍊出來的有訓練的農民軍隊，他們不是躲在障礙物後面打仗的，是在戰場上打仗的。

最先幾天的北平情形所以極有意義，主要是因爲那是未來事變的象徵。第一個戲劇性的事件是二月三月那天共軍由平津區移往南錢戰場的盛大行列。橫過平市的軍隊配有好幾百輛新擄獲的美國卡車，拖著大炮，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大炮。共軍也有蘇聯卡車，但不放在這行列裏。

這行列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不是軍器，而是兵士。共軍雖與國軍同是募自農村，同是穿著褪色的黃制服，但其神氣截然不同。共軍精神奔奔，這自然是主義灌注的結果，主義叫他們要名副其實地做人民解放軍。有兩個學生問共軍兵士道：「你們是不是林彪所部的軍隊？」回答是：「不，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一可見他們自己是怎樣地認真。」

北平大部分人民，或由自動或由所屬社會率領，傾城歡迎共軍。最熱烈的是學生，他們現在都組織

親共，雖然他們出身自上中流階級。他們唱歌，跳民間舞，化裝遊行。雖然可說這祇是青年的狂熱，無足輕重，但宜注意，北平學生運動往往具有喚醒國民的力量。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五年（按指「五四」和「五卅」），他們燃起了民族運動的星星之火，一九三六年他們做了抗日運動的一大動力。

其他北平居民却沒有熱烈表示。多年痛苦的中國人民變成了懷疑的，現實的，他們認為政府總是壞的，他們判斷政府的姦壞，不遵政府的名稱或政綱，而視乎政府是否能為人民造福。

一個開明的外國人回家時興奮地告訴他的廚子：「共產軍來了呢！」那廚子却冷淡地答道：「物價依然昂貴呀！」

但是物價低降了，局部因為北平與鄉下恢復交通了。水電的供給已有進步，電車照常行駛了。八小時的戒嚴解除了。大多數人民悅服共軍的模範行為。

接收工作進行順利，幾乎令人不知不覺。第一天北平最大報館退出版國民黨的「華北日報」。第二天報館已經把共產黨的「人民日報」派給定戶了。這日報由中國最前進的報人編輯，可能變成中國的「真理報」。其他各報，除了一種照常出版，但多數報館認為最好用中共的新華社稿，不用國民黨的中央社稿。

接收工作所以進行得那末令人不知不覺，有一個理由是由中共——因軍事勝利快過政治設計——非常缺乏有訓練的辦事人員。所以，他們大都只接收各機關的最高職位，其餘目前仍維持原狀。例如，北平警察只換長官，六個國民黨任用的長官逃走了，便由六個中共黨人接任，以覃振將軍為首長，他穿著一套太大的棉制服，兩袖捲起。據說，他對他的新部下說道：「我們沒有管理城市的經驗。我們只會管理鄉村。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但你們也得向我們學習政治。」他對警察說的第一句話是：「現在窮人翻身了。」

中共的最拿手好戲似乎是扶助窮人翻身。這在中國不是小的成就，因為在中國，凡事都聽從上官說

計開車到香爐已結算了一種深根固蒂的「奴才性」。二月七日，中共召集勞工大會。約二萬工人從北平全市以及附近各地趕來參加，門前溝的礦工也派代表出席。工人領袖坐在名譽位子上。演說者告訴他們道，現在他們有「人民政府」了，他們必需努力工作，以強化這政府，而抵抗「美國投意的和平販子」的破壞企圖。

中共很成功地鼓勵工人修理鐵路，為的不但是要做宣傳，並且要做出一個好榜樣。他們已使北平人都佩服他們的努力工作和認真辦事。負責錢幣流通的中共當局，於進城第一天，便與國府紙幣印製廠助理廠長會談二十分鐘，結果把他升做廠長，開始改印「人民鈔票」，不印那一落千丈的金圓券了。

中共人員律已甚嚴。現為北平市長葉劍英將軍穿着藍色棉制服，不佩徽章。兵士不得私自購物，但他們都有基本的必需品，由軍部供給。有人問中共政治工作人員夜間作何消遣，他們嚴肅答道：「做我的批評。」

中共當局對於安全十分留意，不准任何人攝影，除非獲得軍部許可。沒有人能够獲得這種許可，除了共軍的攝影員。南京和平代表團要求飛往北平，已獲准了，但飛機翱翔北平上空時，竟被高射砲射擊——大概是違背命令的。

過份的安全感已使北平與國民黨管區的空中交通完全斷絕。共方似防那些飛機有軍事或政治的間諜行為。由於同樣的防範，在天津及其他共軍佔領的城市，無線電和電報都被封鎖，但在北平並不如此。你可以隨意打無線電話到上海南京去與你的朋友通話。

管理外僑及其眷屬是北平新統治者的頭痛問題之一。在北平有二千外僑和許多領事館。外僑雖不被煩擾，但往來北平與其他共軍佔領的城市之間，須領通行證。但在北平，發給外人通行證的機關還沒有設立。外國記者雖會不斷努力，連次要的中共當局都未曾予以接見。

這種仇恨態度自然大部份是以美國為對象的。作為民族主義者，中共和一般人一樣怨恨美國干涉中